

杜桂萍 主編

清代詩人別集叢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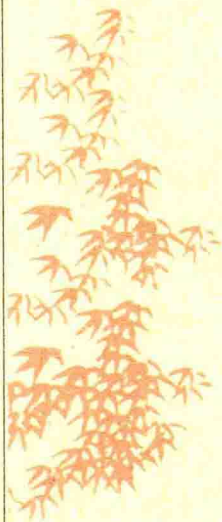
姜宸英集

下

杜廣學

輯校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

杜桂萍 主編

清代詩人別集叢刊



姜宸英集

下



杜廣學 輯校

貴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姜西溟先生文鈔四卷

姜西溟先生文鈔序

趙侗敷

科舉之學行而古文廢。有明三百年來，以制義名家者指不勝屈，至於詩古文辭，求其自成一家言，足以單行傳世者，則一二鉅公而外，不可數數觀。甚矣，作者之難也！浙東慈谿西溟姜公篤志好學，少工舉業，晚乃卓然以古文著稱。一時賢公卿交口薦譽之，名徹殿廷，徵入史館，奉有纂修之命。公乃哀前後所著爲一集，目曰《湛菴未定稿》，傳誦人口。吾先大夫裘尊公聞而慨然曰：『姜公，今之昌黎也。小小著述，具有馬、班遺法，惜其書未布行，若可購得，吾無辭厚價矣。』

姜公爲人狷介，以古道自處，不肯隨俗俯仰，雖負重名，而久困場屋，從容史館者且十二年，至癸酉始得中順天鄉試，丁丑會魁，殿試一甲第三名，時年已七十矣。己卯科奉命爲順天副主考，而先大夫適出其門，益自慶幸，以爲今而後，庶可親炙而傳其書也，乃因緣相左，公竟遭坎珂以歿。先大夫爲棺殮哭之，且以未傳其書爲恨。

乙卯歲，余忝列浙東分巡，甫下車，卽訪姜公後嗣，知其家業蕩然，有孫二人：長得風疾，余捐廉養置僧舍；次頗韶秀，而貧不能娶，宗嗣不絕如綫，余急爲之娶，冀延其後。旣而余調補兩浙鹽驛，思所以振興鹺籍兩書院以廣勵人才，特延鄭雪崖先生主持紫陽一席。先生固予年執，而與姜公爲同里，談及《湛菴未定稿》，先生則出篋中所藏梓本若干卷，並手錄《明史·刑法志》、《列傳》諸篇見付。余受而卒業焉，乃知姜公真一代作者，其所涉筆，不刻不諛，不激不隨，或削而峭，或竊而曲，或奔騰而旋折，

或掩抑而淒清，或如商彝周簋爛斑古豔，或如酒人劍客慷慨悲歌。凡秦漢唐宋之文，無有片語得犯腕下，而究其神韻音節，則又歷歷無一之弗肖焉。有明以來古文大家其單行傳世者，似未有以遠過姜公也。吾先大夫以昌黎目之，固當。因鈔其《未定稿》中之尤佳者，付之剞劂，以質姜公之神，以成先大夫之志，且爲業科舉者別開一徑焉。其《明史》所及載諸篇，則概不入集。乾隆四年七月望日，南蘭後學趙侗敦識於武林鹺署。

姜湛園先生傳

（見《湛園詩稿》卷首）

姜西溟先生文鈔卷一

序

恭頌巡視淮河臨幸江浙詩序（二）

臣聞巡狩著於虞周，有五載十二歲之別；肆覲徧於方岳，垂陳詩納市價之文。雖時有不同，而舉無非事，要皆法天行之不息，求民瘼於永寧，爲神聖惓惓之至意也。然或千乘萬騎之紛馳，必致諸司供設之滋擾。欽惟我皇上德光上下，治洽平成。文物聲明，不觀謨烈之盛；干戈撻伐，無殊締造之奇。至化翔被於無垠，休徵協應於有象。惟是淮揚下流爲河漕要地，往者巡遊至止。上厪宸衷，捐內帑以鑿中河，歷海壖以疏下淤。漕旣無虞，河行就理。至今而上溯南巡之歲月，又曠歷十年矣。

水勢不常，浸成下潰。民方憂乎堯墊，帝旋切乎禹思。爰降明綸，躬親閱視。以今年二月癸卯吉辰，恭奉皇太后鑾輿南幸，兼以省觀民俗，上悅慈心。同黃姚東狩之期，爲青陽布令之始。舟皆魚貫，岸絕騎行，乃裹餼糧，悉先儲峙。驛遞無置頓之苦，役夫豐雇之資。是以所過郡邑，桑柘之行列不亂，市肆之闐闐寂如。籬落聲歡，與權謳而偕沸；旄倪目送，隨帆影以俱長。然後駐蹕河干，沿流上下，命司空以授方略，約河伯以就疏排。經畫必出於萬全，無容苟且而貽事後之悔；隄防悉期於可

久，勿恤多費而煩再舉之勞。既喜行地有時，猶恐民天未足。詔截漕糧先後二十余萬石，賑貸各被災州縣銀米無數。慮如此其周也，德如此其厚也，於是吳越父老望幸益勤，縉紳大夫連章上請。皇上俯念而憐之，乃不辭遠涉，曲徇其意，躬御皇太后渡江而南，歷覽山川，祇奉色笑。顧以沿途所見閭閻生聚，視昔少殊，謂有司撫字之未周，則獎廉懲貪以肅官方，蠲稅停征以蘇農困。裁征關之浮額，旅集千航；罷煮海之增輸，煙開萬竈。寬罪誤，赦胥災，以啟人爲善之途；廣生徒，校騎射，以闢人功名之路。而且敬修前代之陵寢，優賚百歲之耆氓。詔旨下隱上聞，溫文軼於西漢；封章朝至夕發，旰食過乎周文。褒賢德以降宸章，盡是麗日揮雲之翰墨；對江山而發賡詠，無非高天厚地之襟懷。蓋皇上體德惟乾，視民猶子，聖學邁隆於千古，神謀卓絕於百王。而又本之於至誠，推之於大孝，所以鑾輿未屆而童叟歡迎，翠葆將旋而攀援載道。新盛事於十年之中，沛恩膏於三月之內。河淮旣已底定，齊魯悉被沾濡。自古帝王過化存神之妙，誠莫盛於今日者也。

臣向因編纂之餘，謬應射策之選，恭荷皇上念臣老生，食俸有日，拔之儔輩，置以殊科。自愧衰庸，報稱無地，謹製七言律體八章，上祝皇躬之仁壽。敢竊比於扈從，如親覲乎光輝。執卷多慚，濡毫增悚。

【校記】

〔一〕馮本移此文於《葦間詩集》卷五《聖駕南巡恭頌八章》前，爲詩之小序。

恭製蕩平沙漠愷歌十章序

臣聞王者之師，有征無戰，其不得已而用兵，非爲生民除患害、萬世詒治安，則勿舉也。我皇上文武聖神之德，度越前古。自御歷以來，削平三孽，內消藩鎮尾大之虞；開郡海疆，外控扶桑萬里之國。神樞闔闢，出天潛地，廟算指畫，雷動颯馳。固已遐至邇安，中外提福，垂卜世無疆之祉矣。

厄魯特噶爾丹者，嚮蒙國家覆庇厚恩，不知感激，反肆其爪距，屢懲不悛。皇上於是惻然思爲民除之，以爲寇不可長，不一勞則不永逸也，乃上稽於天，內斷於心，遂下親征之詔令。所司儲峙既周，分師三路，帝車中運。禡牙之日，祥風來應。軍行出境，屬國羣瞻。自初發訖於回鑾，首尾纔八十日已。絕大漠，渡克勒河朔，徧躡賊境，至於陀諾山，逼巴顏烏喇。賊方驚我師從天而下，喙奔不暇，而皇上所遣西路大師，已分師逆擊，大破賊於昭木多地方矣。夫親屈萬乘之尊，遠臨絕轡之野，勞身損膳，以爲民攘患，至仁也；大計一定，不撓眾阻，不避艱險，平行大漠，若從枕席上過師，黃鉞一麾，所向披靡，三月之間，頓成掃盪，至勇也。若至選將授律，決勝帷幄，因機制變，鬼神莫知，此非天下之至明極聖，不足以與於此。

臣草茅下賤，蒙皇上拔置史館，纂修《明史》，復分纂《大清一統志》，屢因顧問及臣名字，至今糜俸一十五年。念君恩深厚，未知圖報之地，值膚功告成，還師飲至，普天率土，無不額手稱慶，喜遇昇平。若夫作爲文章，以敷揚盛烈，臣忝列詞館，亦與有職焉。謹按《周禮·大司馬》：『王師有功，以愷樂獻』

於社。《大司樂》：『王師大獻，則奏愷樂。』愷樂者，卽後世鐃歌、鼓吹之所本也，漢世謂之愷歌。臣愚不敢妄擬前人之作，自同雅奏，輒製成《愷歌》十章。雖辭義淺薄，懼不足以發皇聖功萬一，特區區歡愛之誠懷不能已，或亦使天下之仰懿鑠、希末光者，謂臣身依輦轂，耳目所親聞見，以視他日金石之奏、竹帛之傳，亦有足考信將來者也。謹稽首頓首，撰列如左。

紅蘭室詩序

紅蘭室主人詩三種：一《紅蘭室集》，一《玉池生集》，一《出塞集》。與其客朱君襄、顧君卓校讐既定，都爲一編，凡若干卷。嘗考漢時賢王，稱河間、東平兩王，皆好經書，被服儒術，然河間傳《離騷》，東平能賦頌歌詩。此外惟長沙、廣川見於《藝文志》者，辭賦數篇，僅存其名而已，蓋作者之難也。竊怪唐以詩取士，振風雅於六季淫靡之後，哲匠代起，四百年間，而宗室有屬籍者，其文辭轉不少概見。卽汝陽、漢中兄弟，與高、杜諸公遊，所謂『文雅見天倫』者，宜其皆有之，而至今篇什寥寥，豈其先有而後失其傳耶？抑王侯之家，聲色靡曼，足以移易其志氣，雖有文采過人之姿，亦將迷溺而不得出也？

今皇上天縱神聖，覃思六藝，睿藻所被，雲漢昭而江河流。其間左右珥筆廣颺之盛，蔚然挹一代之著作，與雅頌比隆已。惟是作屏，王室實有其人。紅蘭室主人者，乃先安親王之季子，而今王之介弟也。自某留都下，不敢輕有曳裾，主人延之至再，不敢固守不見之義。今年冬，始隨使者至邸，出其所爲三種集者，酌酒而屬爲之序。竊不揣固陋，評其詩於兩集中：體兼濃麗清逸者，義山、致光之遺調

也；奇情慷慨，湍馳飄激而不可遏者，《出塞》諸詠，鮑明遠之軼蕩、高達夫之悲壯也。主人年少修謹，學古之外，無他嗜好，尤愛禮文士與敦布衣之交，見者無不厭心而去。夫河間、東平之得稱賢者，惟其能讀書爲善也，而漢時諸王之名能詩者，亦卒莫過焉。今主人之賢，其視漢二王無所遜，則其發而爲詩也，固有不求工而不能不工者矣。朱、顧二君，皆吳中號能詩家，主人日與唱和，親禮之厚甚，嘗傳言引陳思王書『百世而後，誰定吾文』之語，請愚揜撫其利病，虛懷若此，於詩方日進而未已也。然則吾今之所歎爲絕工者，庸知俟之他日不更有大異於今日者耶？於以鳴國家之盛業，而躋斯文於兩漢之盛，其自命甚重，吾又何足以知之？

古香齋集序

古香主人手輯其近詩，自《出居庸關》至《邊外憶友》諸什爲《出塞詩》，附以還京後諸作，合之共爲一卷。丙子春，皇上親征漠北，命主人駐守歸化城，防寇奔軼路，任親賢也。按，歸化城在唐豐、勝二州境，主人與其從行生徐蘭按之《圖經》，謂陰山千餘里，草木茂盛，多禽獸，爲匈奴苑囿。今大同起西陽河堡邊外之山皆斥鹵，惟此山土暖而幽深，夏多奇花卉，山脈甚長，知卽古陰山也。又《地理志》『朔州有連山，其山中斷，兩峯峻起，名曰高闕』，亦與今歸化城西北山所開之闕合。王昭君墓在其地，至今其塚草木猶青云。是陰山、高闕皆在歸化城界內，此昔趙武靈之所經營，而秦蒙氏父子、漢衛霍諸名將所往來提戈用兵處也。

主人治兵之暇，按轡循行，週視險隘，在在皆有經畫遭遇。皇上神武天授，師行出境，捷書屢報，謀臣猛將無所用其智勇，因得以其間與客登臨懷古。風乾草枯之際，極目蕭條，思從中來，每一詩成，輒令壯士歌之。其音調激昂悲壯，聞者無不搥腕增氣，志逐伊吾之北者。及蕩平，既奏，歸臥朱邸，良夜桂苑，清嘯孤引，蕭然若不知有戎馬之事。其自號谷園荷鋤，而詩之閒曠恬適，亦如之矣。古之有道者，隨時舒卷，不滯於物，即其所傳隻言長語，猶足以弘長風流，而況乎處昇平之運，以發爲文詠之盛如是，顧不足爲論世者之慨慕也哉。

王阮亭五七言詩選序

（見《湛園未定稿》卷二《五七言詩選序》）

朱竹垞騰笑集序

（見《湛園未定稿》卷二《騰笑集序》）

陳其年湖海樓詩序

(見《湛園未定稿》卷二)

嚴蓀友詩集序

(見《湛園未定稿》卷二《嚴蓀友詩序》)

王黃湄過嶺詩集序

(見《湛園未定稿》卷二《過嶺詩集序》)

史蕉飲蕪城詩集序

鍾嶸論詩，起東京及江表，大抵盛衰三變，而其由衰而之盛也，必有英傑爲之領袖，若陳思、陸機、謝客是已。自元嘉以後，文體綺靡，至唐而陳正字振其頽波。及五代之餘，迄乎宋初，西崑之體盛行，

而王元之、歐陽永叔歸諸大雅。是數子者，豈獨其才之有殊於眾哉？其志氣堅定，不爲時俗移易，所謂世人之無常而徐公有常也。故余每論詩，取其不爲時所移易者而已〔一〕。以吾之有常，而勝彼之無常，殆久之而無常者既定，風氣漸有所歸，而隱操其移易之柄者，常在此不在彼。今世稱詩家，上者規模韓、蘇，次則掇摭楊、陸，高才橫厲，固無所不可。及拙者爲之，弊端百出，險辭單韻，動卽千言；街坊調語，盡充比興，不復知作者有源流派別，徒相與爲聒噪而已。於此之時，而有擷王、孟之遺芬，標錢、劉之逸韻，思以大變乎其積習，譬如披涼風、激清流以灑執熱，而拂埃壒，使人快然不知煩懣之去體。其有功於斯事，何如耶？

余讀廣陵蕉飲史先生之詩，而知風會之有所歸也。先生五言古，澄淡精瑩，直窺開、寶風格；七言古調，尤能兼采漢魏樂府，被以新聲；近體取裁豐贍，湔削清警，總之無一塵俗語。讀其詩而接其人，泠泠有世外之賞。蓋先生爲人，散朗孤岸，脫略形跡，故其詩飄灑絕俗亦如之。其同時相唱和者，湯編修西厓。兩人氣誼、詩格頗相類，皆所謂有常而不受移易於世者。使仲偉復出，品第其詩，以次於古作者之後，必有難爲主客者矣。

【校記】

〔一〕「時」，馮本作「世俗」。

遂初堂詩集序

韓退之論書，謂喜怒窮，憂悲愉佚，怨恨思慕，酣醉無聊不平，有動於心，必於書焉發之。後人嘗取之以論詩。而其言情炎於中，利欲鬬進，然後一決之於書，與夫澹泊相遭，而頽墮委靡潰敗，不可收拾。審是，則退之不得爲知書也。夫書之人神，惟其垂縮往收，藏鋒不露，能得意於行墨之外耳。張伯英、王逸少風流標格，高出世俗，故其書亦妙絕古今，而豈以求工於劍拔弩張之態哉？推此以觀古人之詩，陶淵明、左太沖、張孟陽、韋蘇州、白樂天，其人品皆高潔，薄於世味，故其詩亦閒澹真率，稱其生平。至如潘岳之乾沒，沈約之詭譎，唐沈、宋之躁兢，雖其才高辭麗，令人讀之索然無餘思者，不得澹泊故也。不澹泊，則志浮動；志浮動，則本不立。彼既惟利欲之是求，而能復返於性情之正哉？夫惟澹泊自將者，爲能得其性情之正，故其翰墨馳騁，無適而不可，歷觀詩人，鮮不以此爲重。

今鶴峯先生，其幾是者歟？先生弱冠能詩，丁時板蕩，放浪山水，有浮游塵外之意。後迫於太夫人命，出應科舉，浮沈州縣十餘年，復由郎署視學齊魯。計其所涉歷，是非利害紛紜，日變於前，而其翛然塵外之意，所不與世故汨沒者，時時見之於遇物感興之際。故爲吏則所至稱治，有循良之稱；視學則師嚴道尊，士風翕然丕變於古。不知其人，視其詩則皆可以一吟詠而得之也。先生自山左歸，懸車不出，坐臥半隱園中。中爲霄漢樓，左瞰大江，右矚龍川，百子諸峯羅列几案。與故人憑眺其上，飲酒嘯呼，絕不問戶外事，而其詩益恢奇宏放，不可以一律拘。吾以是益知澹泊者之於詩，爲能發抒其性情

之正，而情炎於利欲，氣沮於得喪營營者之不足以與於斯也。聞先生年少積詩最富，遭兵火散失，所存僅若干首。長公田子大行編次成集，以示予，屬爲序，亦先生意也。田子又示余先生手鈔杜詩二卷，蓋先生守磁時，嘗得明趙邸北宋賜本閣帖，至老猶臨摹不輟，故其作字遒逸，得晉賢風致，有足與其詩相映發者。

十峰詩刻序

（見《湛園未定稿》卷二）

李司空詩序

詩之必本於志，今學詩者皆知言之矣，顧其勢有不盡然者。貧士終日吮毫，爲人客作，何與己性情事？而承明侍從之臣，珥筆左右，鋪陳德美，莫不鏗鉤其辭，黼繡其章，以言乎應制，則工矣，然此昔人所謂金華殿語，無關至極者也。惟夫身居廊廟之中，心寄江湖之上，其意之所之，往往與山水景物別有領會，斯則蟬蛻塵埃而蕭散閒淡，與比興爲近者也。

己巳年，今大司空廬陵李公嘗被命出祀岱嶽，望祭東海，輶軒往返，得詩數百篇。頃又合癸酉在京所作爲一集，辱以示某。惟公碩德鉅望，簡在帝心，將命祇肅，奉職匪解，有古大臣風節，非如世之爭工

於聲病間者。乃其興會所發，扶奇呈奧，有專詩家鏤心剜腎所不能到者。而約其大旨，一以沖淡爲宗。至讀所爲《鹹菜》二十首〔一〕，則《羔羊》大夫正直節儉之風，宛然可見。蓋公久宦京師，未嘗買第而居，賃宅湫隘，嘗兩歲三徙，都人士皆歎息歌詠其事迹。其襟懷所寄，非所謂蕭散閒淡而與比興近者與？嘗疑諸葛武侯之在隆中，抱膝而吟《梁父》一章耳，後爲相封侯，竟不聞有吟詠之事。然其自言寧靜淡泊，此其相業所存，亦即作詩之本也。若武侯，可謂深於詩者矣。公物望方新，旦夕揆地，要其事業、文章本領在是。讀公之詩者，當於此乎得之。

【校記】

〔一〕『爲』，馮本作『謂』。

趙文饒詩集序

嘉定趙進士文饒先生，需次家居，赴師友之難，被吏牽染幾殆。事既白，上名吏部，部持之甚堅，未得用。其同年友唐東江儀部招與同舍，去余寓咫尺，於是余三人者嘗相過從，論詩無所不盡，要自不與外人同。集前後詩凡數種〔一〕，屬余論定。

趙子之詩，廣博奧衍〔二〕，氣渾以醇，溢爲奇怪，如頡文籀篆，三代之敦彝，恣突如崩堤，勁健如屈鐵，一言以蔽之，曰古而已。或謂趙子近體，大半妍美，不可以古概之。余曰：『夫深山之大木百圍，輪囷樛轔，狀若神鬼。春至發生滋榮，繁花彩藹，掩映風日，凡草木之麗者不能過也。如此，可謂之非